

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中华 文学 名著 百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五十四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第 54 部, 古典小说篇/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5371-3677-7

I. 中... I. ①齐... ②夏... III. 志怪小说—作品
集—中国—古代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834 号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主编
夏于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 39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第五十四部目录

聊斋志异·下

卷 十 三..... (259)

狐慝淫

山市

江城

孙生

八大王

罗祖

刘姓

邵九娘

巩仙

二商

沂水秀才

梅女

梁彦

卷 十 四..... (279)

郭秀才

阿英

橘树

牛成章

青娥

镜听

金姑夫

仙人岛

阎罗薨

颠道人

胡四娘

僧术

柳生

冤狱

农妇

安期岛

沅俗

彭二挣

卷 十 五 (301)

甄后

宦娘

阿绣

小翠

金和尚

细柳

画马

局诈 (三条)

钟生

医术

象

周克昌

罢龙

冯木匠

司札吏

卷 十 六 (323)

嫦娥

褚生

霍女

司文郎

丑狐

吕无病

钱卜巫	
姚安	
崔猛	
喷水鬼	
金世成	
卷 十 七	(343)
诗献	
邢子仪	
陆押官	
顾生	
陈锡九	
于去恶	
凤仙	
佟客	
爱奴	
单父宰	
邑人	
岳神	
小梅	
于中丞	
绩女	
司训	
土化兔	
卷 十 八	(364)
张鸿渐	
太医	
王子安	
刁姓	
金陵乙	
郭安	
折狱	
义犬	

杨大洪
查牙山洞
云萝公主
鸟语
天宫
乔女
刘夫人
公孙夏
鬼隶
果报

卷 十 九 (386)

真生
布商
何仙
神女
湘裙
三生
长亭
席方平
素秋
贾奉雉
上仙

卷 二 十 (406)

胭脂
阿纤
瑞云
仇大娘
曹操冢
龙飞相公
珊瑚
五通
又

申氏

龙

卷二十一..... (427)

恒娘

葛巾

黄英

书痴

齐天大圣

青蛙神

又

任秀

晚霞

白秋练

王者

外国人

蛙曲

卷二十二..... (448)

陈云栖

织成

竹青

段氏

狐女

于子游

男妾

王大

乐仲

香玉

三仙

王十

大男

卷二十三..... (469)

韦公子

石清虚
曾友于
嘉平公子
二班
乱仙
苗生
杜小雷
毛大福
雹神
李八缸
老龙船户
青城妇
古瓶
元少先生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庵子寄生附
酒虫

卷二十四 (491)

周生
刘全
姬生
韩方
纫针
桓侯
粉蝶
锦瑟
太原狱
新郑讼
房文淑
秦桧
浙东生

博兴女	
一员官	
阎罗宴	
放蝶火驴	
梦狼	
人妖	
五绀大夫	
夜明	
补遗.....	(513)
杨千总	
缢鬼	
阎罗	
蚰蜒	
牛犊	
张贡士附则	
拆楼人异史氏曰	
嘉平公子附则	
阿 宝附则	
附录.....	(519)
蛰蛇	
龙	
爱才	
梦狼附则二	

聊斋志异 下

卷 十 三

狐 怨 淫

某生者，购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为所毁，又时以尘土置汤饵中。一日，有友过访，值生他适，至暮不归。生妻备饌具供客，已而偕婢啖食余饵。生素不羁，好蓄媚药，不知何时狐以药置粥中，妇食之，觉有脑磨气。问婢，婢答不知。食訖，觉欲焰上炽，不可暂忍；强自按抑，燥渴愈急。筹思家中无可奔者，独有客在，遂往叩斋。客问其谁，实告之。问何作，不答。客谢曰：“我与若夫道义交，不敢为此兽行。”妇尚留连。客叱骂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丧尽矣！”隔窗唾之。妇大惭，乃退。因自念：我何为若此！忽忆碗中香，得毋媚药耶？检包中药，果狼籍满案，盎盎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饮之。顷刻心下清醒，愧耻无以自容。辗转既久，更漏已残。愈恐天晓无以见人，乃解带自经。婢觉救之，气已渐绝。辰后始有微息。客夜间已遁。生哺后方归，见妻卧，问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状告。大惊，苦诘之。妻遣婢去，始以实陈。生叹曰：“此我之淫报也，于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为人！”遂从此痛飭往行，狐亦遂绝。

异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鸩，从无有相戒不蓄媚药者，亦犹人之畏兵刃而狎床第也。宁知其毒有甚于砒鸩者哉！顾蓄之不过以媚内耳，乃至见嫉于鬼神；况人之纵淫有过于蓄药者乎？”

某生赴试自郡中归，日已暮，携有莲实菱藕，入室并置几上。又有藤津伪器一事，水浸盎中。诸邻人以其新归，携酒登堂，生仓促置床下而出，令内子经营供饌，与客薄饮。饮已入内，急烛床下，盎水已空。问妇。妇曰：“适与莲藕并出供客，何尚寻也？”生回忆肴中有黑条杂错，举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痴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妇亦疑曰：“我方怨子不言烹

法，其状可丑，又不知何名，只得糊涂齑切耳。”生乃告之，相与大笑，今某生贵矣，相狎者犹以为戏。

山 市

奂山山市，邑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云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小；数至八层，才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江 城

临江高生，名蕃，少慧，仪容秀美。十四岁入邑庠。富室争女之；生选择良苛，屡梗父命。父仲鸿，年六十，止此子，宠惜之，不忍少拂。初，东村有樊翁者，授童蒙于市肆，携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与生同甲，时皆八九岁，两小无猜，日共嬉戏，后翁徙去，积四五年，不复闻问。一日，生于隘巷中见一女郎，艳美绝俗。从一小鬟，仅六七岁。不敢倾顾，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细视之，江城也。顿大惊喜。各无所言，相视呆立，移时始别，两情恋恋，生故以红巾遗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入袖中，易以己巾，伪谓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讳其遗物，可追还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归见母，请与论婚。母曰：“家无半间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当无悔。”母中心遽拒不自决，以商仲鸿；鸿执不可。生闻之闷然，嗔不容粒。母大忧之，谓高曰：“樊氏虽贫，亦非粗俗无赖者比。我请过诸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何害。”高诺之。母托烧香黑帝庙，诣之。见女明眸秀齿，居然娟好，心大爱悦。遂以金帛厚赠之，实告以意。樊媼谦抑而后受盟。归述其情，生始解颜为笑。逾岁，

择吉迎女归，夫妻相得甚欢。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词舌嘲啁，常常聒于耳。生以爱故，悉含忍之。翁姬稍有所闻，心弗善也，潜责其子。为女所闻，大悲，诟骂弥加。生稍稍反其恶声，女益怒，挞逐出户，阖其扉。生慑慑门外，不敢叩关，抱膝宿檐下。女自是视若仇。其初，长跪犹可以解；渐至屈膝无灵，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让之，女牴牾不可言状。翁姑忿怒，逼令大归。樊惭惧，洩交好者请于仲鸿；仲鸿不许。年余，生出遇岳；岳把袂邀归其家，谢罪不遑。收女出见，夫妇相对，不觉惻楚。樊乃沽酒款婿，酬劝甚殷。无何日暮。坚止宿留，扫别榻，使夫妇并寝。既曙辞归，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饰而弥缝之。由此三五日，辄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诣仲鸿。初不见，迫而后见之。樊膝行而请。高不承，诿诸其子。樊言：“婿昨夜宿仆家，不闻有异言。”高惊问：“何时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谢曰：“我固不之知耳。彼爱之，我独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骂。生但俛首，不少出气。言间，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为儿女任过，不如各立门户，即烦主析爨之盟。”樊劝之，不听。遂别院居之，遣一婢给役焉。月余，颇相安，翁媪窃慰。未几，女渐肆，生面上时有指抓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问。一日，生不堪挞楚，奔避父所，芒芒然如鸟雀之被鹬殴者。翁媪方怪问，女已横槓追入，竟即翁侧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略不顾瞻。挞至数十，始悻悻以去。高逐子曰：“我惟避器，故析尔，尔固乐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徙倚殊无所归。母恐其挫折行死，令独居而给之食。又召樊来使教其女。樊入室，开谕万端，女终不听，反以恶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绝。无何，樊翁愤生病，与媪相继死。女恨之，亦不临吊，惟日隔壁噪骂，故使翁姑闻。高悉置不较。生自独居，若离汤火，但觉凄寂。暗以金啖媒媪李氏，纳妓斋中，往来皆以夜。久之，女微闻知，诣斋谩骂。生力白其诬，矢以天日，女始归。自此，日伺生隙。李媪自斋中出，适为所遭，急呼之；媪神色变异，女益疑。谓媪曰：“明告所作，或可有免；若犹隐秘，撮毛尽矣！”媪战而告曰：“半月来，惟勾栏李云娘过此两度耳。适公子言，曾于玉笋山见陶家妇，爱其双翘，囑奴招致之。渠虽不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固未必也。”女以其言城，姑从宽恕。媪欲行，又强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灭其烛，便言陶家至矣。”媪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极，挽臂促坐，具道饥渴。女默不语。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觐仙容，介介独恋是耳。”女终不语。生曰：“夙昔之愿，今始得遂，何可覩面而不识也？”躬自促火，一照，则江城也。大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黻膝，若兵在颈。女摘耳提归，

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床下，醒则数骂之。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颜色，枕席之上，亦震慑不能为人。女批颊而叱去之，益厌弃不以人齿。生日在兰麝之乡，如狂狷中人，仰狱吏之尊也。女有两姊，俱适诸生。长姊平善，讷于口，常与女不相洽。二姊适葛氏，为人狡黠善辨，顾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妒与埒。姊妹逢无他语，惟各以阃威自鸣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适戚友，女辄嗔怒；惟适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饮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顾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内人，而畏与仆等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惭不能对。婢闻，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伏凶，跣屣欲走。杖起，已中腰脊；三杖三蹶而不能起。误中颊，血流如灌。二姊乃去，生蹒跚而归。妻惊问之。初以在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诘，始具陈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烦他挞楚耶！”更短袖裳，怀木杵，携婢迳去。抵葛家，二姊笑语承迎。女不语，以杵击之，仆；裂裤而痛楚焉。齿落唇缺，遗矢溲便。女既返，二姊羞忿，遣夫赴愬于高。生趋出，极意温恤。葛私语曰：“仆此来，不得不尔。悍妇不仁，幸假手而惩创之，我两人何嫌焉。”女已闻之，遽出指骂曰：“齷齪贼！”妻子亏苦，反窃窃与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觅杖。葛大窘，夺门窜去。生由此往来全无所。同窗王子雅过之，宛转留饮。饮间，以闺阁相谑，颇涉狎褻。女适窥客，伏听尽悉，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未几，吐利不可堪，奄存气息。女使婢问之曰：“再敢无礼否？”始悟病之所自来，呻吟而哀之。则菹豆汤已储待矣，饮之乃止。从此同人相戒，莫敢饮于其家。王有酤肆，肆中多红梅，设宴招其曹侣。生托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适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间，可以呼来共饮。”众大悦，惟生离座兴辞。群曳之曰：“阃中耳目虽长，亦听睹不至于此。”因相矢缄口。生乃复坐。少间，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叮咚，云鬟掠削。问其姓，云：“谢氏，小字芳兰。”出词吐气，备极风雅，举坐若狂。而芳兰犹属意生，屡以色授。为众所觉，故曳两人连肩坐。芳兰阴把手生，以指书掌作“宿”字。生于此，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乱丝，不可言喻。而倾头耳语，醉态益狂，榻上胭脂虎，亦并忘之。少旋，听更漏已动，肆中酒客愈稀；惟遥座一美少年，对烛独酌，有小僮捧巾侍焉。众窃议其高雅。无何，少年罢饮出门去。僮返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语。”众都不知何谁，惟生颜色惨变，不遑告别，匆匆便去。盖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从至家，伏受鞭扑。从此益禁锢之，吊庆皆绝，文宗下学，生以误讲降为青。一日，与婢语，女

疑与私，以酒坛囊婢首而挝之。已而缚生及婢，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之，释缚令其自束。月余，补处竟合为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饼抛尘土中，叱生撻食之。如是种种。母以忆子故，偶至其家，见子柴瘠，既归，痛哭欲死。夜梦一叟告之曰：“勿须忧烦，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公子前身为士人，偶游其寺，误毙之。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醒而述于仲鸿，鸿异之，夫妻咸遵其教。两月余，女横如故，益之狂纵。闻门外铙鼓，辄握发出，憨然引眺，千人共指不为怪。翁姑共耻之，然不能禁，腹诽而已。忽有老僧在门外宣佛果，观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鸣。女奔出，见人众无隙，命婢移行床，翘登其上。众目集视之，女为弗觉也者。逾时，僧敷衍将毕，索清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缩头去，勿使猫儿寻。”言已，吸水喷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襟袖。众大骇，意女暴怒；女殊不语，拭面自归。僧亦遂去。女入室痴坐，喑然若丧。终日不食，扫榻遽寝。中夜忽唤生醒。疑其将遗，捧进溺盆。女却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体惊悚，若奉丹诏。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为人！”乃以手抚扞生体，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辄以指甲自掐，恨不即死。生见其状，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萨化身。清水一洒，若更肺腑。今回忆曩昔所为，都如隔世。妾向时得毋非人耶？有夫妇而不能欢，有姑嫜而不能事，是诚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与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语终夜，如话十年之别。昧爽即起，折衣敛器，婢携簏，躬襦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出骇问，告以意。母迟回有难色，女已皆婢入。母从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城，亦泣曰：“吾儿何遽如此？”生为细述前状，始悟曩昔之梦验也。喜唤厮仆，为除旧舍。女自是承颜顺志，过于孝子。见人，则颀如新妇。或戏述往事，则红涨于颊。且勤俭，又善居积；三年，翁姑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生是岁乡捷。女每谓生曰：“当日一见芳兰，今犹忆之。”生以不受荼毒，愿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会以应举入都，数月乃返。入室，见芳兰方与江城对弈。惊而问之，则女以数百金出其籍云。余于浙邸得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详。

异史氏曰：“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深，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耶？”

孙 生

余乡孙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门，为穷裤，多其带，浑身纠缠甚密，拒男子不与共榻。床头常设帷管之器以自卫。孙屡被刺戮，因就别榻眠。月余不敢问鼎。即白昼相逢，女未尝假以言笑。同窗某知之，私谓孙曰：“夫人能饮否？”答云：“少饮。”某戏之曰：“仆有调停之法，善而可行。”问：“何法？”曰：“以迷药入酒，给使饮焉，则惟君所欲矣。”孙笑之，而阴服其策良。询之医家，敬以酒煮乌头置案上。入夜，孙酹别酒，独酌数觥而寝。如此三夕，妻终不饮。一夜，孙卧移时，视妻犹寂坐，孙故作鼾声；妻乃下榻，取酒煨炉上。孙窃喜。既而满饮一杯；又复酌，约尽半杯许，以其余仍内壶中，拂榻遂寝。久之无声，而灯煌煌尚未灭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锡繁熔化矣！”妻不应，再呼仍不应。白身往视，则醉睡如泥。启衾潜入，层层断其缚结。妻固觉之，不能动，亦不能言，任其轻薄而去。既醒，恶之，投缳自缢。孙梦中闻喘吼声，起而奔视，舌已出两寸许。大惊，断索，扶榻上，逾时始苏。孙自此殊厌恨之，夫妻避道而行，相逢则俯其首。积四五年，不交一语。妻或在室中与他人嬉笑，见夫至，则色立变，凜如霜雪。孙尝寄宿斋中，恒经岁无归时；即强之归，亦面壁移时，默然即枕而已。父母甚忧之。一日，有老尼至其家，见妇，亟加赞誉。母不言，但有浩叹。尼诘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与耳。”母喜曰：“倘能回妇意，当不靳酬也。”尼窥室无人，耳语曰：“请购春官一帧，三日后，为若魔之。”尼既去，母从其教，购以待之。三日，尼果来，颦曰：“此须慎秘，勿令夫妇知。”乃剪下图中人，又针三枚，艾一撮，并以素纸包固，外绘数画如剗状，使母赚妇出，窃取其枕，开其缝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归故处，尼乃去。至晚，母强子归宿。佣媪知其情，窃往伏听。二更将残，闻妇呼孙小字，孙不答。少间，妇复语，孙厌气作恶声。质明，母入其室，见夫妇面首相背，知尼之术诬也。呼子于无人处，委谕之。孙闻妻名，便怒切齿。母怒骂之，不顾而去。越日，尼来，告之罔效。尼大疑。媪因述所听，尼笑曰：“前言妇憎夫，故偏魔之。今妇意已转，所未转者男耳。请作两制之法，必有验。”母从之。索子枕如前絨置訖，又呼令归寝。更余，犹闻两榻上皆有转侧声，时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闻两人在一床上唧唧语，但隐约不可辨。将曙，犹闻戏笑，吃吃不绝。媪以告母。母喜，尼来，厚馈之。由是，琴瑟好合，今皆三十余矣。生一男

两女，十余年从无角口之事。同人私问其故。笑曰：“前此顾影生怒，后此闻声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异史氏曰：“移憎而爱，术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术人之神，正术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门。’有见矣夫！”

八大王

临洮冯生，传者忘其名字，盖贵介裔而凌夷矣。有渔鳖者，负其债不能偿，得鳖辄献之。一日献巨鳖，额有白点。生以其状异，放之。后自婿家归，至恒河之侧，日已就昏，见一醉者，从二三僮，颠跛而至。遥见生，便问：“何人？”生漫应：“行道者。”醉人怒曰：“宁无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驰驱心急，置不答，竞过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然力解莫能脱。问：“汝何名？”屹然而对曰：“我南都旧令尹也。将何为？”生曰：“世间有此等令尹，辱冤世界矣！幸是旧令尹；假新令尹，将无途人耶！”醉人怒甚，势将用武。生大言：“我冯某非受人挝打者！”醉人闻之，变怒为欢，踉跄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唤从人，先归治具。生辞之不得。握手行数里，见一小村。既入，则廊舍华好，似贵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询其姓字。曰：“言之勿惊，我洮水八大王。适西山青童招饮，不觉过醉，有犯尊颜，实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词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设筵丰盛，促坐欢饮。大王饮最豪，连举数觥。生恐其复醉，再作絮扰，伪醉求寝。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毋畏我狂耶？但请勿惧。凡醉人无行，谓隔夜不复记忆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仆虽不齿于侪偶，顾未敢以无赖之行，施之长者，何遂见拒如此？”生乃复坐，正容而谏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大王曰：“老夫为令尹时，沉湎尤过于今日。自触帝怒，谪归岛屿，力反前辙者，十余年矣。今老将就木，潦倒不能横飞，故态复作，我自不解耳。兹敬闻命矣。”倾谈间，远钟已动。大王起捉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报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愿后，当见还也。”口中吐一小人，仅寸余。因以爪掐生臂，痛若肤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释手已入革里，甲痕尚在，而漫漫坟起，类痰核状。惊问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大王自返。回顾村舍全渺，惟一巨鳖，蠢蠢入水而没。错愕久之。自念所获必鳖宝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宝之处，黄泉下皆可见；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随口而出其名。于寝室中掘得藏镪数百，用度颇充。后